

WC JSWXCS

外国纪实文学丛书
佩蒂·华格纳等著
刘 舒 译

被绑架的女富翁



江苏文艺出版社

被绑架的女富翁

佩蒂·华格纳 等著

刘 舒 译

江苏文艺出版社

被绑架的女富翁/佩蒂·华格纳等著 刘 舒译

责任编辑：叶兆言

出版发行：江苏文艺出版社（南京高云岭56号）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南京七二一四工厂

开 本：787×1092mm 1/32

印 张：10

插 页：2

字 数：210,000

版 次：1988年1月第1版南京第1次印刷

印 数：142,3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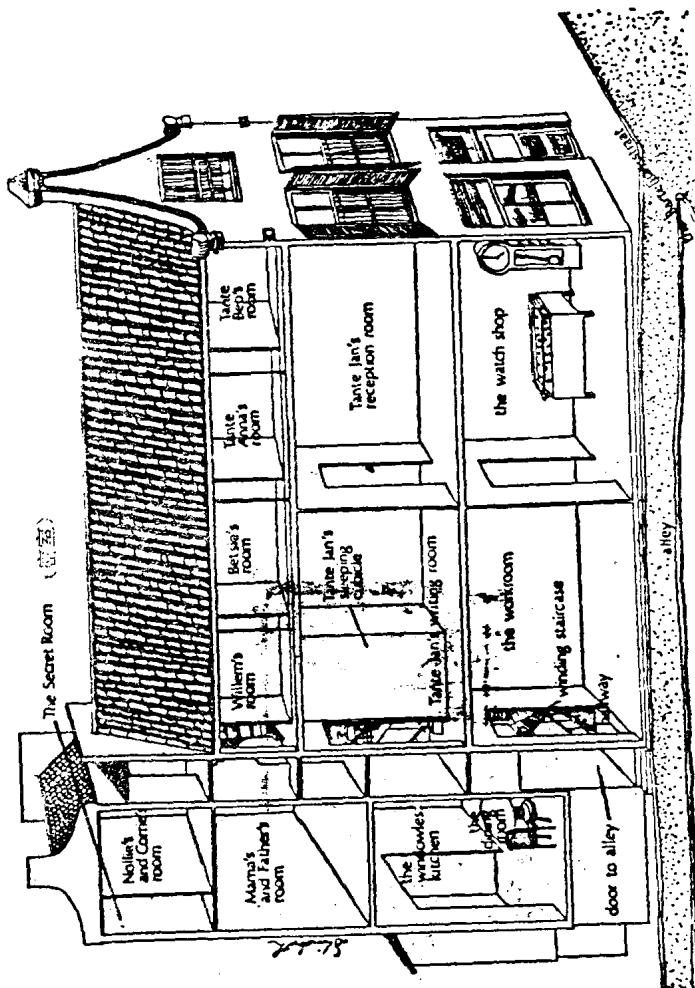
标准书号：ISBN 7-5399-0047-4/I·44

统一书号：10141·1191

定 价：2.2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作者的死亡证明书



THE BEIE (pronounced bay-yay).
Schematic drawing of the tilting, centuries-old house still
to be found in the center of Haarlem, Holland.

被绑架的女富翁

〔美〕佩蒂·华格纳 著
刘 舒 译

目 录

前 言	5
第一 章 红字陷阱	9
第二 章 银汤匙	15
第三 章 点石成金的女人	20
第四 章 几朵乌云	24
第五 章 神秘的暗流	31
第六 章 摧不毁的材料	40
第七 章 死亡之室	55
第八 章 红缎带	60
第九 章 重入牢狱	66
第十 章 又一只银汤匙	74
第十一章 自由	77
第十二章 回到人间	85

第十三章 错综复杂的网	90
第十四章 洗劫	102
第十五章 贪婪与仇恨	107
第十六章 回家	117
第十七章 复原	125
第十八章 濒临破产	127
第十九章 焕然一新	132
第二十章 法庭上	136
第二十一章 尾声	144
译后记	141

前　　言

人类中有些独特人物，具有一种能克服万难，获致胜利的不死力量。这种力量大大胜过残酷折磨的痛苦与恐怖，胜过不可抗拒死亡的。

这里所记述的就是这样一个杰出的人物——一场梦魇般灾难的受害者。这是关于她被骗、被劫持、遭折磨以至“死”去的真实故事。

她，怎样死而复生？怎样逃出虎口？怎样终于克敌制胜？

这一切难道不值得你费一点时间读一读吗？

我想是值得的。

这是一部关于佩蒂·华格纳博士——一个神奇的人物——的难以置信的故事。她从地狱中逃出以后我是她的灾难的目击者，是她的斗争的参与者，也是受益者——她所作的斗争给予我极大的启示与鼓舞。作为与她并肩作战的同伴，我感受到她火一般热情的温暖。由于常接近她，处在她更为强烈的光照之中，因此对她的观察也更为清楚。

一个纤小的女人——从未经受过粗暴——当那一伙诡计多端的盗窃者进行阴谋活动，劫持她、抢夺她、消灭她时，

敌人与她是一百对一，她哪能居然幸存？那些为一己私利而自愿去毁灭他人者，往往在同事、同行中觅求同盟者，觅求为一笔报酬而乐于干下迫害无辜、支持犯罪勾当的人们。

佩蒂·华格纳为了取得斗争胜利，不得不为逃出虎口而千方百计生存下来，不得不为保存生命而逃跑，不得不通过法庭斗争，求取自己克敌制胜的生路。她走过的每一步都是难以置信的。这个故事从难以置信开始，又从这里展开。

她正象一部被袭击的新汽车——被窃、被拆卸一光、然后被烧毁。这个计划如此狡猾，如此简单易行，怎么又失败了呢？

在我们的社会里，什么人是最不受信任的？一个精神病院里的病人！在我们的社会里，一个人死在何处最不易引起丝毫怀疑？在一个医院里！这就是他们的办法！他们对她所下的毒手确是难以置信的。

她，一个无辜的受害者，能使用的斗争方法只有一种——向对手们回击、斗倒他们、胜过他们。这是一个可怜的办法。与那一批奸诈、无耻的对手打交道，她必须遵照死板制度的种种严格规定，去取得所需要的受害证据。而当她按规定行事时，她的对手却可以自由地销毁手中的证据，或者进行否认、抵赖。

这场斗争，费用巨大，旷日持久，消耗精力。这就是我们那些黑暗的法庭的“公正制度”。我是律师，深知这一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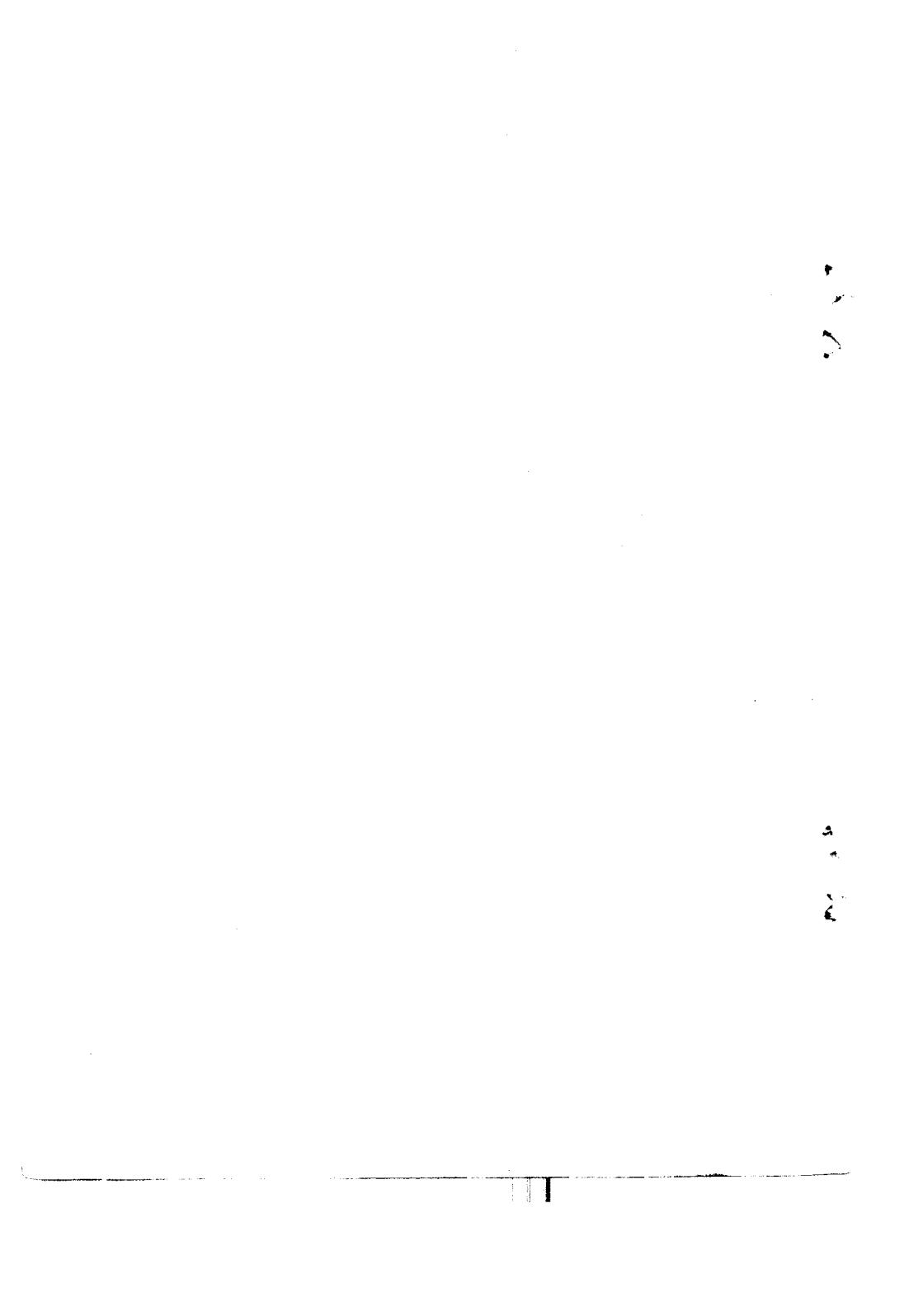
我遇见佩蒂·华格纳时，我刚开始我的律师业务。她告诉我她怎样从那所精神病院逃出来时，我相信她。我对她死而复生，曾持短时的保留看法。现在我对这一点毫无怀疑。

那所医院及其职工成为摧残华格纳致死的工具，我们与他们进行较量。结果，那些想致她于死地的首脑人物，为他们的罪行付出了代价。有些人付出生命的代价，有些人所付出的代价只是赔款与声誉扫地。

佩蒂·华格纳——身材那么矮小，体力耗尽，身无分文，又没有强有力的朋友或伙伴相助——怎能从那房门上了双重锁的孤身一人的禁闭中，抵抗住那种使脑子枯焦的高压电休克，后来又以确凿的事实使持怀疑态度的社会信服？她，具有一个坚强的灵魂！

这部书目的不在叙述阴谋暴行。这部书是为了提醒我们在正义与邪恶的斗争中，正义总以某种方式取胜而且长存，使我们坚信每件事物的存在与发生都自有其目的与因由。而最重要的是，这部书告诉我们，一场梦魇般恐怖的灾难终将如梦一般地消散——告诉我们，从残酷的敌人那里，我们会得到斗争的勇气与最后的平静、欢乐。

得克萨斯州休士郭市律师
吉尔利·汉弥尔顿



第一章

红字陷阱

“华格纳博士！你的姨妈安娜·卡累斯刚刚发作心脏病啦！”电话筒里一个急急的沙哑的嗓音，传来这个消息。

我正在道林顿大道一座大楼顶层上我的办公室兼宿舍里，收拾整理，准备下班，电话听筒中这个刺耳的声音使我怔住了。我珍爱的安娜姨妈八十一岁啦，我怎能不着急！我看了一下钟——晚上八点。那天是一九七一年三月八日，星期一。

“她已经被送到威斯特麦路的西南医院。”那声音继续说，“你能立即来吗？她急需你来！她就要住进120号病房。”

咔嗒！电话挂断了。这一连串话，使我发懵的头脑更加昏乱。

我正穿好衣服，准备和拉娜出去。她是我好朋友，曾作过我的职员，那天下午到我的办公室来看我。我打算下班以后，在繁重的工作之余，和她一同到休士敦最好的一家餐

馆去重叙旧谊，悠闲地消磨几小时。

我新买的玄色衣服很合身，再别上我最贵重的几颗珠宝，显得更漂亮了。我从来也不觉得自己是个令人倾倒的美人，可是我知道我一头乌亮的黑发和一百一十磅的窈窕身材，依然能叫几个男人头脑发昏。

可是此刻我得立即听从电话的召唤。没有别的办法！我冲出门，一边回头向我的朋友大喊：“等着我！不要走，一直等到我回来！”一边下楼，冲向我的汽车。

我跳上我那白色的凯得莱汽车，坐在方向盘后面，心里默念着：“还有好多事要作呢。回来带拉娜去吃饭，可不能忘记先把今天收的款子送到银行去。”我想起我带的皮夹子里大约有三千美元的支票和现金，便在心里匆匆记下这件事。

“120号房间……西南医院……威斯特麦路……”我的心在飞。我知道去那里的路。那地方紧挨着安娜姨妈的医生的诊所。我时常带她到那里去作检查。

电话里的叫喊又象炸雷似地响了起来，我的其他打算，我的衣服，我的朋友，都不在我心上了。我必须快快赶到姨妈那里去。

她本是我过去的丈夫的姨妈，是他们家庭中在休士敦唯一还活着的亲人。她是我的参谋，我的朋友，我的母亲（我自己的母亲已经去世多年）。她是一位基督徒，生得矮小，但是精神健朗。我十分珍爱她。我要她活下去！

“可她为什么在西南医院？”我把车开出停车场，飞驰而去。我自言自语：“她的医生为什么让她到那么一个可怕的地方去？”尽管那里急诊近便，可也不该去。报纸上揭发过他们医疗中的问题，指出他们的人员全都不合格，许多关

于他们的报道在休士敦引起轰动，社会的谴责几个月未能平息。医院声名狼籍，病床愈来愈空。虽然宽洪大量的得克萨斯州卫生管理局允许他们继续开业，但是盛传他们已濒临破产。

“根本不是我姨妈住的医院！”我很生气，我明白该怎么办。要立即将她转送到圣路加医院。那里她才能得到最好的照顾。假如确是象电话所说，心脏病发作，我的老朋友邓腾·库列博士将为她精心诊治。邓腾博士是国际知名心脏病专家。

我的白篷车穿过休士敦市区，加速器推到危险的高档上，但愿能以这样的高速，引来一个警察，那么他就可以护送我到医院走一趟了。可是一个警察也没有遇到，我便放肆飞奔。

到了医院门口，我停下车。匆忙间我仍然注意到医院停车场那空荡荡的景象。这么冷清，证实了我许多担心并非无因。我更明白，无论如何，也得赶快把安娜姨妈送走。

我冲进大厅，立刻觉出一种可怕的寂静。前厅的办公桌旁，无人值班，四下不见人影，连护士也没有一个。

迎面墙上，有一张临时悬挂的指路标。印着发亮的红字：“120号病房”，还有一个箭头指向右侧一条长过道。

“哼，”我好生奇怪，只见过道里堆着建筑材料，我猜想急救室可能搬走了。墙上红字标记指的大概就是搬去的地方。

我奔进过道，一直到大厅尽头。一眼望去所有的房间似乎都空无一人，更显得阴森有鬼气！

“一定得把她老人家快快接出去！”

过道末端，又出现一个红字标记，和第一个差不多，箭头指向二楼，我上了二楼，又看见一个~~标志~~指向二楼

“120号房间——在三楼上？”急
~~急~~
~~急~~
~~急~~

不考虑急救的需要！一阵气愤和厌恶涌上心来，我恨不得转身下楼，奔出门去，可是我得找病重的姨妈。怎么办，我只有跟着路标，任它指向哪里，都循着找去。

“可怜的安娜姨妈！”她象老祖母一样疼爱我的孩子彼得和金白莉。我一出远门就将孩子们留在她那里。每当我为自己买东西——一台新洗衣机，一件皮大衣，一个厨房里的新设备——我总是买两件，一件给她。我们一直相亲相爱。

“可她竟到了这种地方！”真难以设想！

我奔上三楼走廊。地板上堆的木材更多，到处是碎片。

终于看见三楼大厅尽头处有两个男人。一个高大肥壮，体重远远超过标准，另一个比较正常。两人都穿着医院的白外衣，站在一间房屋的门口。

“真棒！”我默默地在心里呼叫。“大概是救护员！”多么幸运，我能赶在他们下班以前到达。他们可以立即帮助我送安娜姨妈到圣路加医院去。

他们身边那道门口，上沿有一个牌子，几个红色大字赫然映入我的眼帘，那是我已看熟了的“120病房”几个字。

“总算找到她老人家了。现在……”

我冲过去，擦过那两个救护员身旁，进了房间。一看，床上是空的。我莫名其妙。爬了那么多楼梯，已经气喘吁吁，又眼见房里的那副破败景象，我再也耐不住了。

我在房里飞快转了一圈，看见那两个穿白大褂的汉子跟在我身后进了房。

“我一定是走错了房间！”我很快吐出一句话。“我找